

昨日烏托邦

李太太劈頭便問：「醫生，你們醫院為什麼是這樣子！」邊說邊揮舞著拿在手上的單據。先前病床邊那個滿口關心道謝的李太太早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只剩一個張牙舞爪的嘴臉，劈哩啪啦…。

◎外科失樂園／志志

門診時間已經接近尾聲，跟診的靜雅遞過電話。

「志志醫師…」傳過來是病房護理長的聲音。

「嗯。」

「很抱歉！我知道你在看門診…」護理長的聲音帶點兒為難：「不過…可能還是要麻煩你過來一下…」

「哦…怎麼回事？」

「有家屬在護理站大吵大鬧…」護理長掩著話筒低聲說著，背景還是清晰傳來了吵雜。

「好…」志志心裡納悶，不知又惹上什麼風波，道：「我這裡剩兩名患者，看診完馬上過去！」

結束門診，志志拎著飯盒，匆匆往病房去。才走近護理站，便聽到一位中年婦人的聲音，嘈嘈嚷嚷著。

走道上正在發藥的瓊瑜，拉住志志，蹙著眉小聲地道：「他們從上午辦完出院手續，已經鬧到現在…」

「是那位病人？」

「就是 36A 床那個李先生呀…」瓊瑜講：「大腸癌那一個…」

「他…？」聽她這麼一說，志志越是迷惑：「他…不是好好的，平安出院嗎…？上午查房時還千謝萬謝的…」這位李先生四十多歲年紀，在例行大腸鏡檢查中發現在升結腸有顆腫瘤，

切片結果為惡性，因此入院接受手術。開刀順利，復原狀況良好，這天本來該是开开心心出院的日子。

「他說話不是還蠻客氣的嗎…？」志志回想，他好像是個高中老師。

「是啊…本來都還喜孜孜地有說有笑，結果…」瓊瑜搖搖頭：「才去辦完手續回來，就拉著臉，氣呼呼…」

護理站傳來的吵鬧聲，又大了幾分；有咄咄逼人的責難，有好聲好氣的安撫。

「志志醫師，你趕快過去吧…」瓊瑜止住了抱怨，催促著：「不然，阿長好像快挺不住了…」

快步來到護理站，只見李先生的太太跟兒子插了腰擺著臭臉；給圍在中間，身材瘦小的護理長，正耐著性子解釋。

見到志志的出現，李太太無理蠻橫地對護理長擺擺手，道：「好啦！好啦！你不用再講了！叫醫生來跟我們解釋啦！」

護理長無奈地轉過身，志志走靠過去，想先搞清楚狀況。李太太劈頭便問：「醫生，你們醫院為什麼是這樣子！」邊說邊揮舞著拿在手上的單據。先前病床邊那個滿口關心道謝的李太太早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只剩一個張牙舞爪的嘴臉，劈哩啪啦…：「人都生病了！為什麼還要我們繳錢？我先生這還是癌症！癌症耶！竟然還要我們繳這麼多！」

才聽這兩句話，志志便曉得這回可是身陷泥濘，被茫茫渾沌、漫漫無理緊緊圍困。

許久許久，這麼場糊里糊塗的糾纏爭執，才終於在七嘴八舌中落幕。自然，肯定是不會有什麼圓滿的快樂大和解…正是“手術，成功順利；結果，一敗塗地”…

※

被攪和地七葷八素的志志拎著便當，暈頭轉向地回到辦公室。徐立強正伸展手臂靠在椅背上，他是胸腔外科醫師，長了志志兩屆。瞧見志志一張尚未平息的臭臉，便問：「哎呀！今天怎麼火氣這樣大呀？」

志志用力吐了兩口氣，稍稍舒緩了滿溢胸中的鬱悶，才道：「吃大便秘了！吃大便秘了！天底下竟然有這等事！」

徐立強揚起頭，擺出一副好聽眾模樣的表情，要讓學弟吐吐苦水。志志在氣頭上，忿忿揮著手，顛三倒四地交代了上午這齣爛戲的大概劇情。

「這根本是莫名其妙嘛！你知不知道，他的繳費單是多少錢？」

徐立強搖搖頭。

志志用食指比了個“一”。

「一萬？」學長猜了個數字。

志志搖搖頭，氣若游絲地說：「台…幣…一…千…兩…百…塊！」

「開一台大刀，住十二天病房，順順利利出了院，繳一千兩百塊，竟然嫌醫院沒良心，收費太貴，還能夠這樣吵一整個上午…」原來，自以為拔刀助人一場的好事，擺在現實的秤上，用赤裸的金錢衡量時，竟是如此的不值一文。志志氣息奄奄，嘆了好大一口，拉過椅子一屁股坐下來，只感覺被沉沉的無力感深深包圍。

「吃麵攤，連加一顆滷蛋都要付錢，這不是理所當然嗎？為什麼有人反倒覺得，生了病的一切就應該免費…？」

沉默了半晌，徐立強拍拍志志的肩頭，道：「冷靜冷靜，我說個故事給你聽。」

志志無精打采，斜著眼瞧他微揚著嘴角，不知在賣什麼關子。

徐立強伸了個指頭問：「有沒有聽過一個國家，叫做諾魯。」

志志搖搖頭。

「那是個位在西太平洋上赤道南邊的島國，退潮時候國土面積約莫二十幾平方公里，海岸線總長大概只有三十公里，人口數大概一萬多人。那兒只有一條主要幹道，走路就能環島。」

志志聽學長認真地說起了地理，一時摸不著頭緒，也就靜靜聽著。

「諾魯是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國…」徐立強頓了頓，繼續道：「卻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。」

「哦…？最小又最富有…」

徐立強看出志志的疑惑，道：「磷酸鹽。因為這島上有相當高品質的磷酸鹽礦，是最主要的經濟來源。」這些磷酸鹽礦是萬千年來，海鳥的陳年糞便堆積而成的。

「磷酸鹽？」志志不解，依舊沒弄懂“磷酸鹽”跟“富有”之間的關聯。

「他們出口數千萬噸的磷酸鹽，賺了不少錢。」徐立強微微一笑，宣布答案似的，道：「也因如此，諾魯不但實行免稅，政府還可以發給國民大筆大筆的紅利。」

「紅利？」

徐立強點點頭，道：「嗯！每戶人家…拿到的紅利…是以百萬美元計算。」

「百百…百萬…美元…」志志圓睜大眼，倒抽了一口氣。這數目之大，已經遠遠超出了志志腦袋能處理的位元數。

「記得喔，那還是三十年前的幣值！」徐立強特別加重語氣強調。

「呼…嘖嘖嘖…」志志張口結舌，一戶人家能分到這麼多鈔票，這可絕對稱得上“美國錢淹腳目”。依稀還記得，老媽說，三十年前幾十萬台幣就夠買一棟樓了。

「所以啊，諾魯小孩子上街買零食，是用一百塊美金的鈔票。而區區一萬的人口，便有自個兒的航空公司，能有噴射客機載著人民出國血拼。」

志志聽著這遙遠彷彿神話般的故事，感到自個兒的孤陋寡聞，不自禁問：「學長…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兒？」

喝了口冰茶，徐立強道：「我去過那裡半年，總醫師結束的時候。」

「呦！去渡假呀？」志志腦海裡浮現的是小島上，藍天、碧海、白沙、豔陽、椰子樹的美麗場景。

「不。」徐立強搖搖頭，道：「那是個國際醫療援助的機會。」

「醫療援助…」志志狐疑著：「在這麼富裕的國家…？」

「嗯…那兒富有不再，而且已經淪落為貧窮的國家了。」

「哦？」志志推想：「礦產挖完了？」

「沒錯。」徐立強點點頭，道：「主要的經濟來源沒了，收入斷了，所以便得仰賴他國

的資助，賣賣外交關係，賣賣護照，或者任人設立紙上公司從事洗錢勾當…」聽起來是場短短幾十年間，從天堂掉到地獄，浮雲富貴的悲劇。

「所以啊，那兒的馬路上，都只有些當年進口，已經二三十年歷史的美國大車。」徐立強望向窗外川流不息的車水馬龍，道：「那些車子的輪胎磨損老舊，有些甚至連剎車都是壞的。更多的汽車因維修不起，早已成為棄置的裝飾品。」

「那裡的電力也相當短缺，因此這個小島需要分區輪流供電。」徐立強回過頭來，道：「偏偏呀，那裡的每戶人家，只要電力一來，便都開著冷氣。無論白天黑夜，無論人在不在家，縱使放寒假的教室亦是如此。大概只有故障，冷氣才有停機休息的一天。」

「可是…」志志問：「既然已經這麼窮，為何大家還是如此這般的浪費？」

徐立強笑而不答：「在諾魯的街頭，也會見到一些宣導政令的海報。」志志想，應該類似咱們這兒的街頭，可以見到許多印著長髮美女笑容可掬的戒菸海報吧。

「你曉不曉得…他們在宣導什麼？」徐立強忽地反問了一句。

志志腦海裡只浮現了諸如“醉不上道”、“行車禮讓”這類“大家都曉得，偏偏大家都做不到”，總是被大夥兒視而不見，無關痛癢，徒具形式的標語。

「他們的海報在宣導…」徐立強稍作停頓，道：「用電需要“付錢”，加油需要“付費”！」

「啥！這這…這…這…」志志大驚。這種本來天經地義的道理，竟然還需要大費周章地“宣導”！？

「沒錯。因為當年他們太富有，所以念書、

看病、水費、電費、油錢統統都是政府買單，絕對夠資格稱做烏托邦式的泱泱福利大國。幾年下來，“免費”就成了他們認知裡的“天經地義”；而免費的資源，當然不會有人去珍惜。就在這麼短短的一眨眼間，那曾經讓人人稱羨的一切福利，已然化成了沉疴難解的負擔，病入膏肓。」

志志聽著聽著，皺起眉，一股說不上來的不安湧上心頭。

沉默片刻，徐立強繼續說道：「這現象就是所謂公有資源的悲劇(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, Garrett Hardin, Science, 162(1968):1243-1248)。一件東西，一樣資源，或者是一塊地，只要是公有的，大家的，那必然不會被珍惜、被愛護。揮霍、占有、侵吞、浪費、掠奪、耗竭、破壞，肆無忌憚終至無可挽回。“公家的就是我的”、“不用白不用”、“我不用，別人也會用”的心態，成就了如此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。甚至早在兩千年前的亞里斯多德亦曾如是說：『那由最大人數所共享的事物，卻只得到最少的照顧。』(Aristotle (384 B.C.-322 B.C.), Politics, Book II)。毋須試煉人性，這個自命為“萬物之靈”的物種，本質上便是那樣脆弱、醜陋地禁不起考驗。小至快車道上隨意的違規停車、巷尾路口電線桿下成堆混亂棄置的垃圾、公共廁所牆壁上的醜陋塗鴉、或公車上椅墊的肚破腸流，大至如諾魯這般一整個國家的沉淪。雖然，歷史一再一再地用鮮明慘痛的教訓來提醒，但人兒卻總是麻木地任它一再一再地發生。」

彷彿不經意的，輕輕淡淡的幾句話，卻沉重地讓人喘不過氣來。許久，志志才問：「都走到這步田地了…難道…沒有人試圖去改變嗎…？」

「記住，“大我”跟“小我”的利益永遠是衝突對立的；而當衝突發生之時，“大我”往往是被決定犧牲的一方。」徐立強道：「嘿！這也正是所謂“民主”的偉大！這種無度

的浪費，群眾才是既得利益者。“免費”誰人不要？更何況諾魯的國會有十八席，幾乎是湊一湊幾戶人家的選票，就能決定一個政治人物的去留，這種局面下，又有誰膽敢出面來改革這樣一個“美麗”的“陋規”。“民意至上”的道理，讓蒼生百姓搖身成了“穿上新衣的國王”。就算輕易便能看到問題的癥結，也不會有誰敢說出口。更可悲的是，縱然說出了口，也註定將被民意所唾棄、淘汰。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型式的“獨裁”呢？」

「政治人物為了討好選民而打開的善門，在如巨獸般索求無度的人性裡，肯定無法美好長久，但再要關閉起來又談何容易！幻境般的理想世界，終會像夜空裡燦爛繽紛的煙花，掠閃即逝；那曾經美好的一切，僅僅只會是歷史長空中璀璨的一絲瞬息。」

聽到這裡，志志的無奈悶氣，已經化成了一身冷汗。

烏托邦式的美好，誰人不要？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；歷史的殷鑑，可以借鏡。只願，他們的過去不會是我們的現在；他們的現在不要成為咱們的未來…。

關於作者：

志志，1978年生，在小鄉村裡長大，成為外科醫師，喜愛攝影與寫作。大多數的時間，志志拿著手術刀；在雙手不沾血腥時，志志會說書、寫寫文。身處生與死的擺渡頭，細看人兒用生命譜下的，痴顛愛恨。部落格開張一些時日，透過一雙手一雙眼，記錄人間悲歡故事，分享有情世界裡的平凡與感動。目前執筆《皇冠雜誌》專欄。

歡迎光臨志志的部落格《外科失樂園》：

<http://surgeon.pixnet.net/>